

萬 有 文 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公 羊 義 疏

(八)

陳 立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公羊義疏

(八)

陳立著

國學基本叢書

公羊義疏三十六

僖二十九年
盡三十一年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疏〕

杜云介東夷國也在城陽黔陬縣大事表云後入于齊今萊州府膠州南七十里介亭水經注膠水篇膠水又北逕黔陬縣故城西袁山松郡國志曰縣有

介亭地理志曰古介國也春秋介葛盧來朝此也寰宇記東陬城在密州諸城縣東北一百十里古介國也一統志黔陬故城在萊州府膠州西南穀梁傳介國也

介葛盧者何夷狄之君也〔疏〕

杜云葛盧介君名也穀梁傳葛盧微國之君未爵者也禮記曲禮云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知此微國故止名也

何以

不言朝〔注〕据諸侯來曰朝〔疏〕

注据諸至曰朝○隱十一年傳文

不能乎朝也〔注〕

不能升降揖讓也

介者國也葛盧者名也進稱名者能慕中國朝賢君明當扶勉以禮義〔疏〕

注不能至讓也○白虎通禮樂篇王者制夷狄樂不

制夷狄禮何○注進稱至禮義○舊疏云正以下三十年介人侵蕭不名故知此稱名是其進按莊五年邠犂來來朝亦未得爵命而稱朝蓋行朝禮者此與襄十八年書白狄來同彼穀梁注云不言朝者不能行朝禮也是也繁露玉杯云志爲質物爲文文著于質質不居文文安施質質文兩備然後其禮成文質偏行不得有我爾之名俱不能備而偏行之寧有質而無文雖弗予能禮尙少善之介葛盧來是也

公至自圍許〔疏〕

莊六年傳云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明此不得意也。不得意見前年遂會諸侯圍許下注刺文公者是。

夏六月公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狄泉〔注〕文公圍許不能

服自知威信不行故復上假王人以會諸侯年老志衰不能自致故諸侯亦使微者會之月者惡

霸功之廢於是〔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左氏作翟泉按穀梁亦作翟杜云翟泉今洛陽城內太倉西南池水也。狄翟字通水經穀水篇注晉永嘉元年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有二鵝出蒼色者飛翻冲天白色

者止焉陳留孝廉董養曰步廣周之翟泉盟會之地陸機洛陽記曰步廣里在洛陽城內宮東是翟泉所在不得於太倉西南也。大事表云鄭氏曰狄泉本在下都城北城成周時乃繞狄泉于城內昭二十三年天王居于狄泉二十六年始入于成周此時狄泉與成周猶爲兩地水經注引京相璠春秋土地名今大倉西南池水名翟泉舊說狄泉本在洛陽北葦宏城成周乃繞之沈氏欽韓云周是時都于王城漢河南郡之河南縣也故得盟于翟泉若敬王遷成周卽漢之洛陽狄泉在城中非可爲會盟之地矣。按未城成周之前狄泉亦不在成周城內差繆略云公羊作公會按石經穀梁亦作公會左氏經無公字按彼傳云公會王子虎以下盟于翟泉又云卿不書罪之也並不言不書公義則左氏經當有公字無者脫漏耳杜以爲王子虎下盟列國以瀆大典諸侯大夫上敵公侯虧禮傷教故貶諸大夫諱公與盟非也○注文公至會之○左氏以王人爲王子虎晉人宋人之屬爲狐偃公孫固等按所傳聞世大國有大夫此稱人故知微者說苑敬慎云文公於是霸功立期至意得湯武之心作而忘其衆一年三用師且弗休息遂進而圍許兵亟弊不能服罷諸侯而歸自此而怠政事爲狄泉之盟不親至信衰說缺如羅不補威武詘折不信則諸侯不朝鄭遂叛夷狄內侵衛遷于帝丘故曰衰滅之過在於得意而怠浸蹇浸亡通鑑云皆何以稱人公會大夫之辭也率

涉左氏爲說○注月者至於是○
舊疏云正以月非大信之辭也

秋大雨雹〔注〕夫人專愛之所生〔疏〕

漢書五行志中之下釐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劉向以爲盛陽雨水溫煖而陽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爲雹盛陰雨雪凝滯而冰寒陽氣薄之

不能入則散而爲霰故沸湯之在閉器而遇於寒泉則爲冰及雪之消亦冰解而散此其驗也故雹者陰脅陽也霰者陽脅陰也春秋不書霰者猶月食也又云左氏傳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說曰凡物不爲災不書書大言爲災也凡雹皆冬之愆陽夏之伏陰也○注夫人至所生○蓋與西宮災同義五行志劉向以爲釐公末年信用公子遂遂專權自恣將至於殺君故陰脅陽之象見釐公不悟遂終專權後二年殺子赤立宣公按子政習穀梁故與此小異御覽引考異郵云僖公二十九年季秋昭公三年冬並大雨雹時僖公專樂齊女綺畫珠璣之好掩月光陰陽凝而爲災異昭公事晉陰精用密故災何氏與春秋說同也吳嘉禾四年七月雨雹與僖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同占說者謂僖專任公子遂猶孫吳專任呂壹寵任亞于公子遂抑或然乎此惠氏士奇說按此占本之劉向

冬介葛盧來〔注〕前公圍許不在故更來朝不稱字者一年再朝不中禮故不復進也〔疏〕

前注

公至來朝○上經書公至自圍許在介葛盧來下故知公圍許不在也左傳於春介葛盧來云舍于昌衍之上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上年因會而圍也彼傳又云以未見公故復來朝○注不稱至進也○嫌再朝內宜再進稱字也諸侯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諸侯相朝亦以五年近得正宣公九年如齊加錄書月是也所謂朝罷朝也一年再朝非禮故無善文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衛侯未至其稱國以殺何〔注〕据歸在下道殺也〔注〕時已得天子命還國於道路

遇而殺之坐之與至國同故但稱國不復別也言及公子瑕者下大夫別尊卑〔疏〕

注時已至別也通義云衛侯

在道使人殺咺而後入故從君殺大夫辭也史記衛世家云已而周爲請晉文公卒入之衛而誅元咺左傳曰公爲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又曰衛侯使賂周顓治廛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爲卿周治殺元咺詳略不同率皆得天子命未至國而殺元咺也按道殺似謂衛侯在道遣人殺之何謂於道路遇而殺之未得其實坐之謂坐專殺也○注言及至尊卑○穀梁傳及公子瑕累也以尊及卑也通義云殺者元咺所立不成爲君故以咺累之也史記謂衛君瑕出奔誤

衛侯鄭歸于衛。

此殺其大夫其言歸何〔注〕据未至而有專殺之惡與入惡同〔疏〕

歸者出入無惡之文此衛侯出入俱不得無惡而曰

歸故難之○注據未至惡同○舊疏云正以復入者出無惡歸惡乎元咺也○注衛侯歸殺無惡則元咺

之惡明矣○〔疏〕

注衛侯至明矣○春秋之義君殺無罪大夫則不書葬成十年晉侯驪卒注不書葬者殺大夫同等是此衛侯出歸與元咺出入一事如衛侯殺元咺爲無罪大夫衛侯當書入以見義此書歸明衛侯無惡元咺

惡矣○曷爲歸惡乎元咺○〔注〕據師還○〔疏〕

注據師還○莊八年文彼傳云還者善辭也此滅同姓何善爾非師之罪也注明君之使重在君則彼爲歸善于師歸惡于君此歸

惡于元咺不歸於衛君與彼義違故據以難也

元咺之事君也君出則已入○〔注〕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元咺自

晉復歸于衛恃晉力以歸是也○〔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隸釋載公羊殘碑後云三十年言君出則已入然則熹平石經不與何本同故舉其異者言之○注晉人至是也○並見二十

八年彼傳云自者何有力焉者也○注有力焉者有力於晉也言恃晉有屬己力以歸卽此見咺罪

君入則已出○〔注〕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元咺出奔晉

是也○〔疏〕注衛侯至是也○亦見上二十八年

以爲不臣也○〔注〕故不從犯伯執爲天子所還言復歸從出入無

惡言歸以見元咺有出入罪衛侯得殺之所以專臣事君之義名者爲殺叔武之惡天子歸有罪

也執歸不書主書者名惡當見○〔疏〕

正以元咺不臣故衛侯得從出入無惡言歸不從出犯伯討爲出有惡今爲天子所還爲入無惡書復歸也○注以見至之義○包氏愼言云此爲慰君

者敵也。君天也。與君爭曲直。是無天也。元咺以不臣論誅。明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間也。○注名者至罪也。○校勘記出之惡。云閩監毛本同。鄂本無之字。此衍。按二十一年疏引此注。亦無之字。諸侯不生名。此書名者。君殺無罪世子母弟合絕。又以見天子歸有罪。與二十八年書衛侯鄭自楚歸于衛同意。○注執歸至當見。○解此主書衛侯鄭義也。上執歸不書名。爲叔武諱。又當書名以見惡。故於其歸也書之。互文見義也。

晉人秦人圍鄭〔疏〕

稱人者。非伯討。據左傳。爲晉文修不禮之怨故。

介人侵蕭〔注〕稱人者。侵中國。故退之。〔疏〕

注稱人至退之。○決上二十九年來稱名。爲進之故也。毛氏奇齡春秋傳云。蕭地近宋。據宣十二年。楚人滅蕭。當是宋附庸國。按介

去蕭絕遠。蕞爾微夷。稱師寇侵略諸華。故貶稱人退之。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注〕與葵丘會同義。〔疏〕

注與葵丘會同義。○見上九年。彼注云。宰猶治也。三公之職。號尊名也。以加宰。知其職大尊重。當與天子

參聽萬機。而下爲諸侯所會。惡不勝任也。此宰周公而下聘諸侯。知亦爲不勝任。穀梁傳云。天子之宰。通乎四海。亦與葵丘會傳同。按春秋於王世子出會。三公會諸侯出聘皆譏。所以尊尊也。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大夫無遂事。〔疏〕

白虎通爵篇。爵皆一字也。大夫獨兩字何。春秋傳曰。大夫無遂事。以爲大夫職在之適四方。受君之法。施之於民。故獨兩字言之。按公卿士皆一字者。公職大尊重。無之適四方事。卿亦大夫。士卑

也。故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爾。〔注〕不從公政令也。時見使如京師。而橫生事。矯君命

聘晉。故疾其驕蹇。自專當絕之。不舉重者。遂當有本。〔疏〕

通義云。政。主也。義如今日之事。我爲政。遂本受命聘周。在道自生事聘晉。此政逮大夫之始。是以謹

而錄之。如晉非君命。而從內使文者言。遂則生事已見。故不嫌也。何氏謂不得爲政。爲不從公政令。按孔義亦通。○注時見至聘晉。○釋文。播居表反。又作矯。漢書燕王旦傳。方今寡人欲播邪防非。師古曰。矯。正也。播與矯同。其字从手。是播矯通。矯託也。○注故疾至絕之。○校勘記云。宋本同。閩監。毛本。之在專下。誤也。繁露精華云。公子遂受命使京師。道生事之晉。春秋非之。以爲是時僖公安寧無危。故有危而不專救。謂之不忠。無危而擅生事。是卑君也。說苑奉使篇亦云。故君有危而不專救。是不忠也。君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又尊賢云。公子遂不聽君命。而擅之晉。內侵於臣下。外困於兵亂。弱之患也。風俗通十反云。公子遂偃蹇。不使下陵上替。能無亂也。○注不舉至有本。○遂者。繼事之辭。必有所本。故不得舉重也。穀梁傳以尊遂乎卑。此言不敢叛京師也。彼注引何君廢疾曰。大夫無遂事。按宣十二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惡季孫不受命而入也。如公子遂受命如晉。不當言遂。鄭君釋之曰。遂固受命如京師。如晉。不專受命如周。經近上言天王使宰周公來聘。故公子遂報焉。因聘于晉。尊周不敢使並命。使若公子遂自往然。卽云公子遂如京師如晉。是同周于諸侯。叛而不尊天子也。公羊傳有美惡不嫌同辭。何獨不廣之於此乎。劉氏申何云。文八年。公子遂會晉會戎。四日之間。不能再出。而兩書公子遂。以後之奉命。正前之專命。故加日以表之。春秋非爲尊周而作。故朝聘俱言如。與諸侯同文。豈得云叛乎。大夫無遂事。故公子遂遂卒弑子赤。季孫宿遂卒逐昭公。見微知著。爲萬世戒也。穀梁不傳斯義。動成燕說。鄭氏從而爲之辭。夫子曰。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殆不免矣。按何氏此意。極爲嚴正。鄭氏必欲入室操矛。故爲劉所駁。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疏〕

左傳自洮以南東傳于濟盡曹地也注濟水自滎陽東過魯之西至樂安入海水經注濟水篇濟水又東至乘氏縣西分爲二春秋分曹地東傳于濟濟水自

是東北流出鉅澤其一水東南流其一水從縣東北流入鉅野澤又瓠子河篇又東逕桃城南春秋傳曰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于濟盡曹地也今鄆城西南五十里有桃城或謂之洮也大事表云禹貢濟水東出于陶丘北鄭氏曰曹在濟陰定陶是在濟水之南其地夾於魯衛之間曹在衛東魯更在曹東故在曹則曰東傳於濟而杜注則曰濟水過魯之西也曹魯分境之濟在鉅野壽良須昌之間鉅野縣今分屬曹州府壽良即今兗州府壽張縣須昌在今泰安府東平州今曹州府治即古曹國與魯之東鄆鉅野相接所爭濟西田蓋在此馬氏宗榑左傳補注云水經注荷水東逕重鄉南左傳臧文仲宿于重館者也荷水又東逕武棠亭北公羊以爲濟上邑也城有臺高二丈許其下臨水昔魯侯觀魚于棠謂此也在方與縣故城北十里經所謂荷水也是曹與魯境相接在荷濟二水之間今分曹田傳于濟蓋過重鄉以南矣

惡乎取之〔注〕以不月與取運異知非內叛邑〔疏〕

注以不至叛邑○舊疏云昭元年三月取運傳云運者何內之邑也其言取之何不聽也注云不聽

者叛也不言叛者爲內諱故書取以起之月者爲內喜得之故書月也此不月知非內邑故問之

取之曹也曷爲不言取之曹〔注〕据取叢言邾

婁田也〔疏〕

注据取叢至田也○見下三十三年按彼無邾婁田事疑此涉上取濟西田而衍

諱取同姓之田也〔注〕同姓相貪利惡差

重恥差深〔疏〕

注同姓至差深○隱四年注云取邑以自廣大比於貪利差爲重是取邑皆貪利此取同姓田故惡愈重恥愈深也

此未有伐曹者則其言取

之曹何〔注〕据伐同姓不諱。即有兵當舉伐曹下日。若甲戌取須胸。〔疏〕

注据伐至須胸。○文七年公伐邾婁三月甲戌。

取須胸傳。取邑不日。此何以日。內辭也。使若他人然。注。使若公伐邾婁而去。他人自以甲戌日取之。若有兵伐曹。宜書公伐曹下。書某月日取濟西田矣。校勘記云。宋本閩監毛本同。鄂本下誤不。

晉侯執曹伯。班其

所取侵地于諸侯也。〔注〕班者。布徧還之辭。〔疏〕

左傳。取濟西田。分曹地也。注。二十八年。晉侯討曹。分其地。竟界未定。至是乃以賜諸侯。昭四年左傳。

例曰。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取田義亦同。按左氏以濟西田實是曹地。非公羊義。○注。班者至之辭。○校勘記云。鄂本徧字空缺。按釋文作布徧。經注本蓋作布還。此合併爲一。爾雅釋言云。班。賦也。注。謂布與書序。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左傳襄二十六年。班荆相與食。注。班。布也。書堯典。班瑞于羣侯。義亦同。國語晉語云。車班外內。順以訓之。注。班。徧也。通義云。班者有差等而徧分之辭也。奪非其有曰取。占廣其界曰侵。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

地于諸侯。則何諱乎取同姓之田。〔注〕据晉還之得爲伯。〔疏〕

注据晉至爲伯。○舊疏云。卽上二十八年。晉侯

入曹。執曹伯。畀宋人。是也。何者。稱侯以執。伯討之文。然此傳云。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正指上二十八年。執曹伯以畀宋人之文言。晉還之者。謂執曹伯而還諸侯之田矣。按何意。晉還之得爲伯討。則魯取之無所庸其諱矣。

久也。

〔注〕魯本爲霸者所還。當時不取。久後有悔。更緣前語取之。不應復得。故當坐取邑。〔疏〕

注魯本至

取邑。○校勘記出。不應以得云。鄂本以作復。此誤。宣元年疏引此注。此本閩本皆作復。通義云。晉班曹田。在二十八年。距此已久。事不相承。若云取濟西田于曹。直似我取同姓之田。不顯伯者所班。故諱不言曹。使遠蒙晉侯執曹伯爲文。足以相起也。解詁箋

云當時取之亦坐取邑如鞍戰書取汶陽田亦不言取之齊也此重在同姓故爲爲久之文深諱之輕重之旨也傳解詁似失之按此爲晉侯所班彼爲乘勝脅齊求賂恥甚故雖當時坐取邑然與此辭同義異也

公子遂如晉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曷爲或言三卜或言四卜〔疏〕

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是三卜也四卜卽此經及襄十一年是也

三卜禮也四卜非

禮也〔疏〕

禮記曲禮注求吉不過三魯四卜郊春秋譏之

三卜何以禮四卜何以非禮〔注〕据俱卜也求吉之

道三〔注〕三卜吉凶必有相奇者可以決疑故求吉必三卜〔疏〕

注三卜至三卜○禮記曲禮云卜筮不過三疏引王肅云禮以三爲

成也上句中甸下甸三卜筮不吉則不舉也又引崔靈恩云謂不過三用若大事龜筮並用者先用三王筮次用三王龜始是一也三如是乃爲三也若初始之時三筮三龜皆凶則止或逆多從少或從多逆少如此者皆至於三也單卜單筮其法惟一用而已不吉則擇遠日不至於三也前以用三王之龜筮者有逆有從故至三也此惟用一故不至三也正義又云卜郊之事或三或四或五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僖三十一年及襄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成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三傳之說參差不同若左氏之說魯郊常祀不須卜可郊與否但卜牲與日唯周之三月爲之不可在四月雖三卜亦爲非禮故僖三十一年左傳禮不卜常祀是常祀不卜也襄七年左傳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是用周之三月不

可至四月也。若公羊之義。所云卜者。皆爲卜日。故僖三十一年公羊傳云。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又成十七年公羊傳云。郊用正月上辛。何云。魯郊博卜三正。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又定十五年傳。三卜之運也。何注。運轉也。已卜春三月。不吉。復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二吉。故五月郊。如休之意。魯郊轉卜三正。假令春正月卜不吉。又卜殷正。殷正不吉。則用夏正郊天。若此三正之內。有凶不從。則得卜夏三月。但滿三吉日。則得爲郊。此公羊及何休之意也。穀梁之說。春秋卜者皆卜日也。哀元年穀梁傳曰。郊自正月。至三月郊之時也。或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卜。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卜。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如是穀梁三正。正月卜吉。則爲四月。五月則不可。與公羊說同。與何休義異。休以四月五月卜。滿三吉。則可郊也。若鄭元意。禮不當卜常祀。與左氏同。故鄭嚴膏育云。當卜祀日月爾。不當卜可祀與否。鄭又云。以魯之郊天。惟用周正建子之月。性數有災不吉。改卜後月。故或用周之二月三月。故有啓蟄而郊。四月則不可。故駁異義引明堂位云。孟春正月。乘大路。祀帝于郊。又云。魯用孟春建子之月。則與天子不同明矣。魯數失禮。性數有災。不吉。則改卜後月。如鄭之言。則與公羊穀梁傳卜三正不同也。按鄭氏曲禮注云。魯四卜郊。春秋譏之。正用公羊義。何氏定十五年注。謂已卜春三正。不吉。復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二吉。故五月郊。但論魯郊一時故事耳。非謂五卜郊合禮也。與此傳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亦合。春秋凡四月郊。皆非禮。故舊疏云。三卜是禮。理不應書。襄七年三卜郊。何以書。正以魯人之郊。博卜三正。襄七年乃在周之四月。以其不時。是以書也。是也。蓋魯之正郊。在建子月。明堂位所載是也。所以避天子也。周圜丘之祭。在子月。亦郊用寅月。三王同也。所謂啓蟄而郊也。周郊不卜。魯郊卜。舊疏云。三卜禮是魯禮。若天子之郊。則不卜。以其常事。魯郊非常。是以卜之。吉則爲之。凶則已之。是也。故子月不吉。卜丑月。丑月不吉。卜寅月。寅月若不吉。則止。至卯月。皆四卜也。故春秋譏之。不從則不郊。而書之者。爲猶三望故也。諸家唯與左氏禮不卜常祀之說殊耳。崔氏三禮義宗。自論天子三筮三卜之常。與此經三卜四卜之義異也。然如何氏此注。則每卜皆三。三卜之中。觀其從逆之多少。以爲吉凶。蓋卽洪範所謂三人占。則從二人言。與然則。禘嘗不卜。郊何以卜。〔注〕禘比禘爲大。傳文求吉之道。三與上傳三卜禮也。之三卜。各自爲義。不相涉也。

嘗比四時祭爲大故据之〔疏〕

御覽引五經異義今春秋公羊說祀宗廟筮而不卜傳曰禘祫不卜古周禮說大宗伯曰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率執事而卜日大鬼謂先王也按曲禮疏引鄭箴膏

育云當卜祀日月耳不當卜可祀與否其意以爲魯郊常祀不須卜但卜祀日則宗廟常祀亦不卜可祀與否仍卜日又周禮大祭祀命龜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鄭皆無祭不用卜之解而學記未卜禘不視學鄭亦不以記文爲誤蓋從古周禮說也繁露郊祀云百神之祭不卜而郊卜郊祭最大也按周禮大神大示有卜日之說然如圜丘方澤皆用二至郊用上辛皆不卜日也四時迎氣在四立之先三日亦不卜日惟九月明堂大享帝或須卜日耳其祭大示則無文以言之通義云夏祭爲禘秋祭爲嘗祭統曰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皆重祭故舉以相難也禘嘗不卜非不卜也但据春秋無卜文也以禘爲時祭非何義然周人以禘爲大祭夏祭改名禘矣○注禘比祫爲大○王制疏云其禘祫大小鄭以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故爲大事若王肅張融孔晃皆以禘爲大祫爲小故王肅論引賈逵說云吉禘于莊公禘者諦也審諦昭穆遷主遞位孫居王父之處又引禘于太廟魂禮其昭尸穆尸其祝辭總稱孝子孝孫則是父子並列又云皆升合食於其祖所以劉歆賈逵鄭衆馬融等皆以爲然鄭不從者以公羊爲正魂禮不可用也又曾子問云七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與祫祭視取羣廟之主明禘祭不取羣廟之主可知按何氏說公羊則以禘大祫小爾雅釋天云禘大祭也明比各祭爲大故禮疏引孫炎等注皆以禘爲五年大祭且經傳凡大祭皆稱禘祭法之禘黃帝禘嚳謂圜丘大祭也大傳之禮不王不禘謂夏正郊天也故宗廟大祭亦稱禘祭義云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又中庸以禘嘗之義與郊社之禮並舉知禘比祫爲大矣文二年傳以大事爲祫者以祫亦大祭非必專以祫爲祭之大也舊疏云禘之與祫雖皆大祭但禘及功臣於祫則否故以禘爲大○注嘗比至爲大○禮記祭統云內祭則大嘗禘是也曾子問云嘗禘郊社尊無二上又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禮家多以嘗禘與郊社並舉郊特性篇首亦先言郊社稷次言禘嘗禘祫同爲宗廟大祭而禘大於祫祫祠烝嘗同爲四時常祭而嘗大於祫祠烝以秋時百物告成故其

祭較三時
爲特盛也。

卜郊非禮也〔注〕禮天子不卜郊〔疏〕

注禮天至卜郊○御覽引異義古周禮說大宗伯曰凡禮天神享人鬼祭地祇率執事而卜古春秋左氏說郊

及日皆不卜常以正月上丁也按春秋禮記皆以郊用上辛惟書召誥三月丁巳用牲于郊左氏說謂郊以正月上丁蓋据此周三月夏正月也故南齊書禮儀志顧憲之議春秋傳以正月上辛郊祀禮記亦云郊之用辛尙書獨云丁巳用牲于郊先儒以爲先甲三日辛後甲三日丁亦可以接事天神與天子郊有常日故不須卜也通義云卜禘嘗得禮故不書卜郊非禮乃書然禘亦成王特賜與郊祭同不得以郊非禮禘得禮禮運云魯之郊禘非禮也是也

卜郊何以非

禮〔注〕据上言三卜禮魯郊非禮也〔注〕以魯郊非禮故卜爾昔武王既沒成王幼少周

公居攝行天子事制禮作樂致太平有王功周公薨成王以王禮葬之命魯使郊以彰周公之德

非正故卜三卜吉則用之不吉則免牲謂之郊者天人相與交接之意也不言郊天者謙不敢斥

尊〔疏〕

注以魯至卜爾○以魯郊非諸侯常禮故卜爾非謂魯郊失禮也郊爲成王所賜何非禮之有故舊疏云三卜禮謂是魯禮若天子之郊不卜以其常事但以魯郊非常是以卜之吉則爲之凶則已之御覽引異義云今春秋公羊說

祀宗廟簋而不卜傳曰禘祫不卜魯於天子並事變禮今成王命魯使卜郊從乃郊不從則已下天子也魯以上辛郊不敢與天子同也按天子郊亦用辛見郊特牲通義云謹案周禮以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配以帝嚳謂之禘又以夏正正月上辛祈穀于上帝配以后稷謂之郊禘郊皆有常日故不卜也魯不敢效天子日至事天之事故用郊禮而擬禘月轉卜三正與周禮殊康周公得有此祭耳非常禮也魯郊雖非禮成王賜之魯公受之有自來矣非八佾兩觀之比故不譏議其牲卜失禮者而已齊

氏召南考證云。凡春秋書郊皆非禮也。於非禮中又有失禮此爲異耳。公羊之說精於左氏。繁露郊祀云。郊因先卜。不吉不敢郊。又云。春秋譏喪祭不譏喪郊。郊不辟喪。喪尙不辟。況他物。○注昔武王之德。○禮記明堂位云。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韞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注孟春建子之月。魯之始郊日以至。大路殷之祭天車也。弧旌旗所以張幅也。其衣曰韞。天子之旌旗畫日月。帝謂蒼帝靈威仰也。吳天上帝魯不祭。又祭統云。昔者周公旦有大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詩魯頌譜云。初成王以周公。有太平制典法之勳。命魯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禮。故孔子錄其詩之頌。同於王者之後。又闕宮箋云。成王以周公功大。命魯郊祭天。亦配之以君祖后稷。其牲用赤牛純色。與天子同也。明堂位又云。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頌度量。而天下大服。是其攝天子制太平事也。周公制禮攝政。鄭氏與諸家不同。鄭以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周書以武王十二月崩。至成王年十二。十二月喪畢。成王卽位。求攝。周公將代之。管蔡流言。周公避居東都。時成王年十三。明年成王盡執拘周公黨與。故金縢云。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時成王年十四。至明年秋。有雷風之異。迎周公而反。則居攝之元年。時成王年十五。明年誅武庚管蔡。又明年自奄而還。四年封康叔。成王年十八。明年營洛邑。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年二十一焉。王肅等以家語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故詩疏引金縢注云。文王十五生武王。九十七而終。時受命九年。武王八十三矣。十三年伐紂。明年有疾。時年八十八。九十三而崩。以冬十二月。其明年稱元年。周公居攝稱元年。遭流言東征。二年克殷。殷管蔡三年歸。制禮作樂。出入四年。至六年而成。七年營洛邑。作康誥。召誥。洛誥。致政成王。然則成王卽位時十三。攝政七年。成王年二十。僞孔傳同。詩鴟鴞傳。寧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則無避居之事。應同王孔之說。何氏此注。亦言成王幼少。周公居攝。明卽位時卽攝位。不必俟東征後。或與王肅等同也。王肅亦必有所受。或卽班固賈逵舊說耳。白虎通封公侯篇。周公身薨。天爲之變。成王以天子之禮葬之。命魯郊。以明至孝。天所與也。論衡感類篇。開匱得書。覺悟泣過。決以天子之禮葬公。出郊觀變。天止雨反風。禾盡起。漢書梅福傳。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

天動威風雷著變。又儒林傳谷永上疏曰。昔周公薨。成王葬以變禮而得正。後漢書周舉傳。詔問曰。言事者多云。昔周公攝天子事。及薨。成王欲以公禮葬之。天爲之動變。及更葬以天子之禮。卽有反風之應。舉對曰。昔周公有請命之應。隆太平之功。故皇天動威以彰聖德。後漢孝靈紀。張奐上疏曰。昔周公既薨。成王葬不具禮。天乃大風。偃木折樹。成王發書感悟。備禮改葬。天乃立反風。樹木盡起。按書金縢云。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又云。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親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似風雷金縢之變。在周公未沒之前。與此殊者。後漢書注引洪範五行傳云。周公死。成王不圖大禮。故天大雷雨。禾偃木拔。及成王寤金縢之策。改周公之葬。尊以王禮。申命魯郊。而天立復風雨。禾稼盡起。漢書注引書大傳又曰。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子周也。周公死。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恐。王與大夫開金縢之書。執書以泣。曰。周公勤勞王家。予幼子不及知。乃不葬於周。而葬於畢。示天下不敢臣。通鑑前編引書大傳又云。所以明大功。尊有德。故忠孝之道。咸在周公成王之間。故魯郊。成王所以禮周公也。然則今文尙書以風雷之變在周公沒後。以王禮葬賜魯郊。均在啓金縢後。與今文春秋同也。史記魯世家亦云。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于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斯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國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於是成王命魯得郊祭文王。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禮也。史公多從安國問故。則古文尙書家亦同此說也。繁露郊事對云。臣湯問仲舒。天子祭天。諸侯祭土。魯何緣以祭郊。臣仲舒對曰。周公傳成王。成王遂及聖功。莫大於此。周公聖人也。有祭於天道。故成王令魯郊也。禮記禮運云。醴粢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注。僭禮之君也。醴粢。先王之爵也。唯魯與王者之後得用之耳。疏云。明堂云。夏曰醴。殷曰粢。是先王之爵也。魯有六代之樂。王者之後得用郊天。故知唯魯與王者之後用之。然則二王之後得郊天。故禮運云。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魯以周公之故。特賜以郊。故春秋以爲非禮。謂非諸侯之正禮。非謂魯不宜郊也。○注非正至免牲。○正以天子郊常事。故不須卜。魯郊非正故卜。下於天子也。三卜者。博卜三次。謂用